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綠野仙蹤

第七回 走荊棘投宿村學社 論詩賦得罪老俗儒

詞曰： 拼命求仙不憚勞，走荒郊；梯山涉水渡危橋，路偏遙。投宿腐儒為活計，過今宵；因談詩賦起波濤，始開交。
——右調《賀聖朝》

且說於冰向白線走去，兩隻腳在石縫中亂踏；漸走漸近，果然是極小的路，荊棘更多，彎彎曲曲，甚是難行。順著路，上下了兩個小嶺，腳又踏起泡來，步步疼痛。再看日光已落下去，大是著忙，又不敢停歇。天色漸次發黑，影影綽綽看見山腳下似有人家，又隱隱聞大吠之聲。挨著腳痛行來，起先還看得見那環回鳥道，到後來兩目如漆，只得磕磕絆絆，在大小石中亂竄，或扒或走，勉強下了山坡，便是一條大澗。放眼看去，覺得身在溝中，亦辨不出東西南北。側耳細聽，惟聞風送松濤，泉咽危石而已，那裡有犬吠之聲。於冰道：「今死矣！再有虎來，只索任他咀嚼。」沒奈何，摸了一塊平正些石頭坐下，一邊養息身子，一邊打算著在這石上過夜。坐了片刻，又聽得有犬吠之聲比前近了許多。於冰喜道：「我原在嶺上望見山腳下有人家，不想果然，但不知在這溝東溝西？」少刻，又聽得大吠起來，細聽卻像在溝東。於冰道：「莫管他，就隨這犬聲尋去！」於是聽幾步，走幾步，竟走了山莊前。見家家門戶關閉，叫了幾家，總不開門；沿門問去，無一應者。走到盡頭處，忽聽得路北有咿唔之聲，是讀夜書。於冰叩門喊叫，裡邊走出個教學先生來，看見於冰驚訝道：「昏夜叩人之門戶，求水火歟，抑將為穿窬之盜也歟？」於冰道：「係京都宛平縣秀才，因訪親迷路，投奔貴莊，借宿一宵，明早即去。」先生道：「《詩》有之：伐木鳥鳴，求友聲也。汝係秀才，乃吾同類，予不汝留，則深山窮谷之中，必飽豺虎之腹矣，豈先王不忍之心也哉！」說罷，將手一舉，讓於冰入去。先生關了門，於冰走到裡面，兩人行禮揖讓坐下。適有一小學生到房取書，先生道：「來，予與爾言：我有嘉賓，乃饜宮泮水之楚荆也，速烹香茶煮茗，用佐清談。」又問於冰道：「年台何名何姓？」於冰道：「姓冷，名於冰。」先生道：「冷便是冷熱之冷，兵可是刀兵之兵否？」於冰道：「是水字加一點。」先生道：「噫！我過矣！此冷水之冷，非刀兵之兵也！」於冰亦問道：「先生尊姓大諱？」先生道：「姓鄒，名繼蘇，字又賢。鄒，乃鄒人孟子之鄒，繼緒之繼，東坡之蘇；又賢者，言不過又是一賢人耳！」又向於冰道：「年台山路跋涉，腹餓也必矣，予有饜饜焉，君啖否？」於冰不解「饜饜」二字，想著必是食物，忙應道：「極好！」先生向炕後取出一白布包，內有五個饜饜，擺列在桌上。一個個與大蝦蟆相似。先生指著說道：「此穀饜饜也。穀得天地中和之氣而生，其葉離離，其實累累；棄其葉而存其實，磨其皮而碎其骨；手以團之，籠以蒸之，水火交濟，而饜饜成焉。夫猩唇熊掌，雖列八珍，而爍臟墮腸，徒多房欲；此饜饜壯精補髓，不滯不停，真有過化存神之妙。」於冰道：「小生寒士，今得食此佳品，叨光不盡。」於冰吃了一個，就不吃。先生道：「年台飲食何廉耶？予每食必八，而猶以為未足。」於冰道：「厚承過愛，飽德之至！」忽見桌上放著一張字符，上面寫著題目是「困不失其親亦可宗也」，已寫了幾行在上面。於冰道：「此必先生佳作了？」先生道：「今日是文期，出此題考予門弟子，故先作一篇著伊等看，以作矜式。今止作起破承題；起講了，餘文尚須構思。」於冰取過來一看，上寫道：親聖人教人，以因而親。與宗各不失其可矣。夫宗親之族，長也；夫子教人，因之尚寧，有失其可者哉！嘗思：親莫親於父子，宗莫宗於祖宗；雖然，亦視其所因何如耳！於冰看了承破，已忍不住要笑；今看了小講，不由得大笑起來。先生變色道：「子以予文為不足觀乎？抑別有議論而開吾茅塞乎？不然何哂也！」於冰道：「承破絕佳，而起講且更奇妙；小生蓬門下士，從未見此奇文，故不禁悅極，樂極，所以大笑。」先生回嗔作喜道：「子誠識文之人也！始可與言文而已矣。宜乎悅在心，樂主發，散在外。」又問於冰道：「年台能詩否？」於冰道：「用時亦胡亂作過。」先生從一大牛皮匣內，取出四首詩來，付與於冰道：「此予三兩日之新作也。」於冰接來一看，只見頭一首是「風」詩，上寫道：西南塵起污王衣，籟也從天亦大奇；籟醉鴨呀驚犬吠，瓦瘋貓跳嚇雞啼。妻賢移暖親加被，子孝衝寒代煮糜；共祝封姨急律令，明朝紙馬竭芹私。

於冰道：「捧讀珠玉，寓意深遠，小生一句也解不出，祈先生教示。」先生道：「子真闕疑好問之士也！居，吾語汝：昔王導為晉庾亮手握強兵居國之上流，王導忌之，每有西南風起，便以扇掩面曰：『元規塵汚人』，故曰『西南塵起污王衣』。二句『籟也從天亦大奇』，是出在《易經》。風從天而為籟大奇之說，為其有聲無形，穿簾入戶，可大可小也。《詩》有比、興、賦，這是借經史，先將風字興起，下聯便繪風之景，壯風之威。言風吹籟倒，與一醉人無異；籟傍有鴨，為籟所壓，則鴨呀也必矣。犬，司戶者也，驚之而安有不急吠者哉！風吹瓦落，又與一瘋相似；簷下有貓，為瓦所打，則貓跳也必矣。雞，司晨者也，嚇之而安有不飛啼者哉！所謂籟醉、鴨呀、驚犬吠，瓦瘋、貓跳、嚇雞啼，直此妙意耳！中聯言風勢猛烈，致令予宅眷不安，以故妻舍暖就冷，而加被憐其夫；子孤身冒寒，而煮糜代其母。當此風勢急迫之時，夫妻父子猶各盡其道，如此所謂詩禮人家也！謂之為賢、為孝，誰曰不宜！結尾二句，言封姨者，亦風神之一名也；急律令者，用太上老君咒語敕其速去也；紙馬皆敬神之物；竭芹私者，不過還其祝禱之願，示信於神而已。子以為何如？於冰大笑道：「原來有如此委曲，真個到詩中化境。佩服！佩服！」又看第二首是「花」，詩上寫道：紅於烈火白於霜，刀剪裁成枝葉芳；蜂掛蛛絲哭曉露，蝶銜雀口拍幽香。媳釵俏矣兒書廢，哥罐聞焉嫂棒傷；無事開元擊羯鼓，吾家一院勝河陽。

於冰看了道：「起句結句猶可解識，願聞次聯中聯之妙論！」先生道：「『蜂掛蛛絲哭曉露，蝶銜雀口拍幽香』，言蜂與蝶皆吸花英，彩花香之物也。蜂因吸露而誤投羅網，必宛轉嗚呼，如人痛哭者焉，蓋自悲其永不能吸曉露也；蝶因彩而被銜雀口，其翅必上下開合，如人拍手者焉，蓋自恨其終不能嗅幽香也。這樣詩句，皆從致中和得來，子能細心體貼，將來亦可以格物矣。中聯『媳釵俏矣兒書廢，哥罐聞焉嫂棒傷』，係吾家現在典故，非托諸空言者可比。予院中有花兒，媳採取而為釵，插於髻邊，俏可知矣；予子少壯人也，愛而至於廢書而不讀；予家無花瓶，予兄貯花於罐而聞香焉。予嫂素惡眠花臥柳之人，預動防微杜漸之意，隨以木棒傷之，此皆借景言情之實錄也。開元係明皇之年號，河陽乃潘岳之治邑；結尾二句，總是極稱予家草木之盛，不用學明皇擊鼓催花，而已勝河陽一縣云爾。於冰笑道：「棒傷二字，還未分析清楚，不知棒的是令兄，棒的是瓦罐？」先生道：「善哉問！蓋棒罐耳。若棒家兄，是潑婦矣，尚有形於吟詠者哉？」又看第三首是「雪」，詩道：天搗麵粉散吾廬，骨肉歡同慶野居；二八酒燒斤未盡，四三雞煮塊無餘。樓肥樹胖雲情厚，柳錫梅銀風力虛；六出霏霏魁欲死，接桴而鼓樂關雎。

於冰道：「此首越發講不來，還求先生全講。」先生喜極，笑道：「首句言雪紛紛如面如粉，若天搗以撒之者；際此佳景，則夫妻父子可及時晏樂，慶賀野居矣。二八者，是□六文錢也；四三者，四□三文錢也。言用□六文錢，買燒酒一斤；四□三文錢，買雞一隻；斤未盡，塊無餘，言予家皆酒量平常，肉量有餘耳。中聯言雲勢過厚，雪極大矣，致令樓可肥，樹可即胖矣。魁者，旱怪也；雪盛，旱魁欲死，不能肆虐於春夏間矣。桴者，軍中擊鼓之物；《關雎》，見《毛詩》首章；興下文「君子好逑」也。予家雖無琴瑟，卻有鼓一面，又兼夫妻靜好之德，援桴而鼓，亦可代琴瑟而樂《關雎》矣。第四首是「月」，詩上寫道：月如何其月未過，誰將晶餅掛銀河；清陰隱隱移山嶽，素魄迢迢鑿鬼魔。野去酒逢醉宋友，家回牌匿答金哥。倦哉水飲繩牀臥，試問嫦娥奈我何？」

於冰看完，笑道：「先生詩才高妙，不但常娥，即小生亦無可奈何矣！惟中聯『酒醉宋友』、『牌答金哥』二句，字意未詳。」先生道：「此一聯雖兩事，而實若一事：言月明如晝，最宜野游，於宋姓友人相逢，月下飲，予至醉而止；予此時酒醉興闌，可以歸矣。金哥者，予家典身童子也；合同外邊匪類門牌，見予歸家，而匿其牌焉，予打之以明家法，蓋深戒家不齊，則國不治；國不治，則天下亦不能平。所關豈淺鮮耶？播諸詩章，亦觸目驚心之意耳。」於冰道：「合觀諸作，心悅神怡，信乎曹子建之才止八斗，而先生之才已一石矣！」先生樂極，又要取他著作叫於冰看。於冰道：「小生連日奔波，備極辛苦，今承盛情留宿，心上甚是感激，此刻已二鼓時候，大家歇息了罷，明早也好上路。」先生道：「予還有古詩、古賦、古文，並詞歌引記，正欲與年台暢悉通

宵，聞君言，頓令一片勝心，冰消瓦解。」於冰道：「先生妙文，高絕千古，小生恨不能夜以繼日，奉讀觀止矣。日後若有相會的日子，再領教罷！不知今晚就與先生同榻，或另有房屋？」先生怒道：「富貴者驕人乎，貧賤者驕人乎？今文心方濃，而拒人欲睡，豈非犬之性異牛之性，牛之性異人之性乎？」於冰大笑道：「小生實困疲之至，容俟明早請教何如？」先生道：「宰予晝寢，尚見責於聖門；子年未及四□，而昏情如此，則後生可畏者安在？」於冰見他神色俱厲，笑道：「先生息怒！非冷某不愛先生佳作，奈學問淺薄，領略不來；煩先生逐句講說，誠恐過勞。」先生聽見要看他文，又怕勞他講解，且言語甚是溫和；自己想了想，是錯怪了人了，立即回轉怒面，笑說道：「適才冒瀆年台，甚勿介意。學不厭，教不倦，予與孔子先後有同心也，」言罷，又向皮匣中取出四大本，每本有八寸來寬，六寸餘厚。於冰暗笑道：「這四本不下數□萬言，不知胡說的都是些什麼？」於冰接過來，掀開看見頭一本是賦，二本是五七言詩，三本是雜著、四六詞歌、古文之類，四本通是古風，長篇短作不等。猛看著一題，不禁大喜道：「此開闢以來未有之奇題也。」原是一首「古風」，上寫道：臭屁行

屁也屁也何由名？為其有味而無形。臭人臭己凶無極，觸之鼻端難為情。我嘗靜中溯屁源，本於一氣寄丹田；清者上升濁者降，積怒而出始鳴焉。君不見婦人之屁鬼如鼠，小大由之皆半吐；只緣廉恥勝於金，以故其音多叫苦。又不見壯士之屁猛若牛，驚弦脫兔勢難留；山崩峽倒糞花流，□人相對九人愁。吁嗟臭屁誰作俑，禍延坐客宜三省。果能改過不號啣，也是文章教爾曹，管叫天子重英豪！若必宣泄無底止，此亦妄人也已矣。不啻若自其口出，予惟掩鼻而避耳。嗚呼！不毛之地腥且羶，何事時人愛少年？請君咀嚼其肚饜，須知不值半文錢！

於冰一邊看，一邊笑，渾身亂戰。看完拍手大笑道：「先生風花雪月四詩，總要讓此為第一，真是屁之至精而無以復加者；且將『杜撰』二字改為『肚饜』，巧為關合，有想入非非之妙。敬服！敬服！」先生見於冰極口的贊揚，喜歡得撻耳撻腮，指著臭屁詩道：「此等題最難著筆，不是老拙誇口，如年台等少年，只怕還夢想不到，總能完篇，亦不能如此老卓。」於冰大笑道：「信如先生言，實一字也做不出！」先生得意之至，把兩隻近視眼笑得止留下一線之滴，掀著鬍子道：「年台見予屁詩，便目蕩神怡如此，若讀予屁賦，又當何如？」於冰驚笑道：「怎麼一詩猶不足以盡其辜，還有一屁賦？越要領教了。」先生笑嘻嘻的將頭一本拿起，用蘇人讀書腔口吟呻道：「年台實可造之人也，予不能韞積而藏珠。」原來近視眼看詩文最費力，這先生將一本賦掀來掀去，幾乎把鼻孔磨破，方尋得出來，付與於冰。於冰接來，笑看上寫道：

今夫流惡千古，書無名者，亦惟此臭屁而已矣！視之弗見，聽之則聞，多呼少吸，有吐無吞；作本原於臟腑，仍作崇於幽門。其為氣也，影不及形，塵不暇起，脫然而出，清然而止；壯一室之妖氛，泄五穀之敗味，沉檀失其繽紛，蘭麝減其馥鬱。其為聲也，非金石，非絲非竹；或裂帛而振響，或連珠而疊出，或啞啞而細語，或咄咄而疾呼；或為唏，或為噴，為呢喃，為叱咤，為禽啼獸吼，百怪之奇音。在施之者，幸智巧之有餘；而受之者，笑廉恥之不足。其為物也，如獸之獍，如鳥之鴟，如黍稷之稂莠，如草木之荊棘，擬以罪而罪無可擬，施以刑而刑無可施。其為害也，驚心振耳，污商彝夏鼎之光；繡[紉]需錦服，掩其燦爛；珠宮貝闕，晦其琳瑯；凡男女老幼中斯毒，莫不奔走辟易，嘔吐狼藉；所謂臭人臭己，而無一不兩敗俱傷者也。嗚呼！天地為爐兮，造化為工；陰陽為炭兮，萬物為銅。乃如之人兮，亦效其陶熔；以心為水火兮，以肝為柴薪；以脾土為轉運兮，以谷道為流通。釀此極不堪兮，使吾掩鼻而終莫測其始終。已矣乎！蛟窟數尋，可覆之以一練，雄關百仞，可封之以一丸；惟此孔竅，實無物之可填。雖有龍陽豪士深入不毛，然止能塞其片刻之吹噓，而不能杜其終日之嗚咽。宜其壞風俗，輕禮義，亂先王之雅樂，失君子之威儀，侮其所不當侮之人，而放於所不直放之時，又誰能禁其聳肩撥髻，倒懸而逆施哉？予小子繼蘇，學宗顏孟，德並朱程，接斯文於未墜，幸大道之將行；既心焉乎聖賢，自見異而必攻；援命弟子，並告家兄，削竹為挺，截木為釘，挺其既往，釘其將蔭；勿避蒸熏而返旆，勿驚咆哮而休兵。自古皆有死，誓與此臭屁不共戴日月而同生！

於冰看畢，又大笑道：「先生之文，可謂暢所欲言，通篇精義，層出其妙，莫可名言者矣。能做此題者，學問要算典博的了！只是以接續道統之人，而竟拼命與一臭屁作對，實覺太輕生些；況天地間物之可吟詠者最多，何必注意『臭屁』二字？一詩不足，又繼之以賦，這是何說？」先生撫膺長嘆道：「繼蘇也幸，苟有過人必知之。予本意實欲標奇立異，做古今來所不敢做之題；今承規諫，當自書紳。」於冰又隨手掀看，內有□歲鄰女整壽賦、八卦賦、僅周倉將軍賦；又掀過二□餘篇看，有大蒜賦、碾磨賦、絲瓜喇叭合花賦，再往後看，見人物、山水、昆蟲、草木無不有賦，真不知費了多少年功夫。又見一《畏考秀才賦》，正要讀時，先生道：「汝曾見過《離騷》否？」於冰道：「向曾讀過。」先生道：「《離騷》變幻瑰異，精雅絕倫，奈世人止讀《卜居》、《漁父》等篇，將《九章》、《九歌》許多妙文，置之不顧。予前臭屁賦，係做時作；此篇係做古作。蓋近今賦體，富麗有餘，而骨氣不足。汝試讀之，則珠盤魚目，可立辨矣。」於冰笑了一笑，去看，上寫道：

畏考秀才賦

恨天道之迫厄號，何獨惡乎秀才？釜空洞而米罄兮，擁薄絮而無柴。遭鼠輩之穢污兮，暗嗚咽而誰語？夜耿耿而不寐兮，魂營營而至曙。奈荆妻之如醜兮，猶拉扯乎雲雨。力者予不及兮，說者若不聞。日嗷嗷而待哺兮，傳文宗之戾止。心轆轤而上下兮，欲呼天而吁地。神倏忽而不返兮，形枯槁而似猴。內惟省乎八股兮，愧一字之不留。祝上蒼以活予兮，沾杏冥而莫得。聞青絲之可縊兮，願承風乎遺則。復念子少而踟躕兮，且苟以延勉去。倘試題之通套兮，予權從英而娛戲。恨孟氏之喋喋兮，逢養氣之一章。心遙遙而懸旌兮，離人群而遁揚。旋除名而歸里兮，親朋顧予而竊笑。何予命之不辰兮，室人交謫而叫號。含清淚而出予戶兮，悵悵乎其何之。睹流水之恍恍兮，羨彭咸之所居。亂曰：予不測兮命不壽，予何畏懼兮乃龜回而蛇顧。飄然一往兮還吾寄，靈其有知兮為厲鬼。

於冰看完道：「二賦比四詩字句還明顯些。先生既愛古作，《離騷》最難取法；可將《賦苑》並《昭明文選》等書，擇淺近者讀之，還是刻鵠不成類鶩之意。」先生變色道：「是何言歟？子以予賦為不及《離騷》耶？」於冰道：「先生賦內佳句多，可許有古賦之皮毛；若必與《離騷》較工拙，則嫩多矣！」先生聽罷，用手將桌子一拍，大喊道：「汝係何等之人，乃敢毀譽古今，藐視大儒！吾賦且嫩，而老者屬誰？今以添精益髓、清心健脾之穀饈飽子之腹，而膽敢出此狂妄無良之語，輕貶名賢，此恥與東取於齊，南辱於楚，何如？」這先生越說越怒，將自己的帽子擲來，向炕上用力一摔，大聲吆喝道：「汝將以予穀饈饈為盜跖之所為耶？抑將以予館為青樓旅館任人出入耶？」於冰道：「就是說一『嫩』字，何至如此？」先生越發怒道：「子真不待教而誅之人也！吾房中師弟授受，紹聞知之統，繼精一之傳，豈可以容離經畔道之人哉！」急喚學生出來，指著於冰說道：「此秀才中之異端，爾其鳴鼓而攻之！但念在天色已晚，可與同居中國，速領他到西小房去！」於冰見先生怒不可解，自己也樂得耳淨，向先生舉手道：「明日早行，恐不能謝別。」先生擺手道：「彼惡敢當我哉！」於冰跟著學生到西小房內，在冷炕上和衣睡去。只見日光出時才起來，站在院裡，猛聽得先生房中，丁丁噹噹敲打起來，也不知他打的是什麼東西。聽得先生作歌道：

嗟彼狡童，不識我文；維子之故，使我極其名。嗟彼狡童，不識我詩；維子之故，使我有所思。嗟彼狡童，不識我賦；維子之故，使我氣破肚。於冰聽罷，忍不住笑。少刻，那學生出來，說道：「我先生不見，你請罷！」於冰笑的走在街上。忽一學生趕來道：「你可知我先生作用麼？昔孺悲欲見孔子，孔子不見，取瑟而歌，使之聞之。先生雖無瑟，卻有瓦罐，今日鼓瓦罐而歌，亦孔子不見孺悲之意也。我先生怕你悟不及此，叫我趕來說與你知道。」於冰大笑道：「我今生再不敢見你先生了！」說罷，又復大笑。

正是：

凶至大蟲凶極矣，蠚針蜂刺非倫比；腐儒詩賦也相同，避者可生讀者死。

